

凡
集

麦家文集

麦家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麦家文集

麦家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声 / 麦家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09.6

(麦家文集)

ISBN 978-7-5339-2866-7

I. 风… II 麦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76223 号

封面题签 蒋 频

责任编辑 孙亚敏

装帧设计 灵动视线·张莹

责任出版 朱毅平

风 声

麦家 著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字数 210 千字

插页 6

印张 9

印数 1-10000

版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2866-7

定价 **39.00 元(精)**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《人民文学》2007 年度最佳长篇小说奖 获奖评语

麦家的《风声》是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创刊 58 年第一次完整刊发的长篇小说，它具有强劲的叙事力量；它探索人的高度；它塑造超凡脱俗的英雄；它以对人类意志的热烈肯定和丰沛的想象，为当代小说开辟了独特的精神向度。

个人简介

麦家，作家，编剧。1964年生于浙江富阳。曾从军17年，辗转六个省市，历任军校学员、技术侦察员、宣传干事、处长等职。1983年毕业于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，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，1997年转业至成都电视台任电视剧部编剧，2008年调任杭州市文联专业作家。

1986年开始写作，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解密》《暗算》《风声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紫密黑密》等五部，随笔集《捕风者说》等两部，电视剧《地下的天空》《暗算》（编剧）等近百集。

作品多次获奖：《暗算》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；《解密》获中国小说学会2002年度中国长篇小说排行榜第一名，第六届国家图书奖、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提名；《风声》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7年度小说家奖，《人民文学》2007年度最佳长篇小说奖；《让蒙面人说话》获《小说选刊》2003-2006年最佳中篇小说奖；《两位富阳姑娘》获中国小说学会2004年度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第一名。

作家本人曾被评为2003年度中华文学人物·进步最大的作家，第三届风尚中国榜·2007年度风尚作家，第十三届上海国际电视节最佳编剧，第三届电视剧风云盛典最佳编剧，四川省十佳电视工作者，四川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等。根据其同名小说改编和编剧的电视剧《暗算》一开中国特情影视剧的先河，深得观众喜爱。



军营。我在那里有幸结识了一群特殊的军人，他们是人中精灵，他们的智慧可以炼成金，他们罕见迷人的才华和胆识本可以让让他们成为名利场上的宠儿。但由于从事了特殊的职业，他们一直生活在世间的阳光无法照射到的角落，他们的故事，他们的情感，他们的命运，是我们永远的传说。事实证明，我普通的智商和优柔寡断的性情根本不配做他们的战友。所以，不久情。地我走了，正如当初我悄悄地来。然而，他们却再也没有走出我的心间。他们像我少年时代的一场单相思恋爱，因为神秘而变得更加完美，因为没有收场，反而成了永久的想念，紧紧地盘踞于心头。时代在转眼间变得喧嚣，越是喧嚣，他们在我心间的形象越是变得鲜明而亮丽。我知道，时代确实变了，但我相信他们没有变。他们不会变。他们不能变。他们依然是从前，依然是无名无利，却无私无畏。

总 序

作家出文集,就像老姑娘出嫁,既是热烈期待的,又难免隐隐地不安。这是因为,老姑娘都知道自己的韶华已逝,作家呢,也都知晓自己的作品不可能篇篇华美,字字珠玑。带着与岁月相伴而生的印记(雀斑,皱纹,平庸的荷尔蒙,弹性减弱的肌肉)出阁,总不是一件完美无缺的事情,但是谁又能拒绝呢?拒绝吃糖是人的软肋,尽管都知道我们身体需要的是盐。

看看这次发糖给我的主人和时间,我似乎就更难拒绝了。主人是浙江文艺出版社,时间是我在外漂泊快三十年后的返乡之初。我十七岁离开浙江,四十好几回来,在外待的时间够长够长的啦。我曾以为我都不会回来了,因为漂泊和距离曾是我向往的人生况味。我一直以为,作为一个写作者,一个关注内心审美的人,远离故乡和亲人,精神上有点儿流离失所不见得是个坏事——这样你至少还有思念。写作不一定从思念开始,但一定从思念结束。也许可以这样说,由于对写作的痴迷,我成了我的牺牲者。也许还可以说,即便如此,我依然爱我自己。就这样,多年来我一直满足于以形而上的方式占有着我的大陆,我的故乡,我的亲情,直到屈指可数的几周前。

感谢浙江文艺出版社,一回来就给我糖吃。这颗糖显然不仅仅甜蜜了我的嘴,更甜蜜了我的心。我相信时间改变了我很多,但没有改变我和浙江的关系。也正因此,我才有缘初回乍

到就吃到这么大一颗糖。

需要说明的是,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集,因为我没有把全部作品收进来。至少还有两册书的作品,觉得实在不忍卒读,我没敢收进来。这当然要减少我的版税,但也减少了我在饱尝甜蜜时的不安。其实,写作就是为了心安。其实不论是生活还是写作,沉重的肉身始终是我们的敌人,我觉得我应该学会抵制它。

麦 家

2008年12月9日

此序是我为文集的简装版作的,事隔几月,出版社欲推出精装版,对我不啻是个意外之喜。写作会让人变得越来越孤独、虚无,甚至虚荣心也会变得越发之孤僻、不合时流。想一想,自己的书将用香纸和硬纸来装帧设计,我的感觉像这些书将变成成捆的钞票一样高兴。其实文章还是照旧地拙,换了扮相也不济用。说扮相,是彻底变了,包括书名都专门请了人,用了法度题写。在此,我要特别感谢书法家蒋频兄,我俩是同一个祠堂长大的。这祠堂似乎是积了些阴德的,仅这几十年间便庇养出了数以百计的富人阶层和几十位厅、局长,还有一位将军,我们两个以字为生的人,也在各自领地里小领风骚。有趣的是,我和蒋频兄,两家相距不过一箭之远,两人生辰不过一岁之差,但居然一直不相识,直到几个月前。这有点神秘,仿佛那是一支后羿之箭,有天远的射程。世间确有一些事体奥秘难解,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,也应该是文字的一部分。2009年5月6日补记。

目 录

上部：东风

101

下部：西风

102

外部：静风

103

跋

104

上部 **东风**

西风 静风

前 言

快有十年了，我的生活一直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，不用去单位上班，亲人和朋友大多在千里之外，身边仅有几个朋友，平时也少有往来。我似乎喜欢上了独往独来的生活。其实也不是喜欢，是无奈。一个人待在家里是够难受的，但出门去忍受别人的各种习惯，或者让别人来将就我，似乎更难受。我不吃酒，怕麻辣，也不打麻将纸牌（不会），坐下来还喜欢一本正经地谈文学，要对上这样的人，也许比找同志还难。同志还有俱乐部或某些固定的活动场合，在成都，据说四川日报社门前的阅报栏是同志们的活动地带，有点约定俗成的意思，有点以前那种英语沙龙的感觉。成都是个十分享乐的城市，遍地酒吧、茶馆、美食，中高低档一应俱全，工薪高薪、蓝领白领，都有各自消受的阵地。我待过七个城市，我可以肯定地说，成都人的生活是最灿烂的，灿烂得像罌粟花一样，有些奢靡，有些邪乎。但我还是很寡淡，跟儿子打打算术牌（我本人发明的），下下军棋、象棋，成了我主要的娱乐。我的时间，除了正常的休息和所谓的工作：读书或写点东西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过的。如果一定要说，那就是发呆，胡思乱想。

《暗算》就是胡思乱想出来的。

其实，我的小说多数是这样，是靠着一点点契机凭空编造出来的，没什么资料，也不作任何采访。以为这样弄出来的东西总不会有人对号入座，不会被**历史**责难。奇怪的是，这些年我几部稍有影响的小说都有

人对号入座,他们以各种方式与我取得联系,指出我作品的种种**不实或错别**之处。有个人更奇怪,说我《解密》写的是**导弹之父**钱学森。奇怪踏上了旅程,更奇怪的肯定还在后面,《黑记》写的是一个姑娘,她乳房上长有一块黑记,黑记有点神秘,有性欲,触摸它比触摸粉红的乳头还叫她激动。这完全是个幻想加幻想的东西,但也有人来对号,找到当事医生,指控他泄密。真是对不起那位医生了,他连我是男是女都不知晓,怎么跟我泄密呢?《暗算》就更不用说了,由于电视剧的火爆,来找我论是非的人更多,以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蛰居在乡下,因为找的人太多,已经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。这些人中有位高权重的将军,也有准701机构里的那些阿炳、黄依依、钱之江式的人物,或者是他们的后辈。他们中有的代表个人、家庭,有的代表单位、组织,有的来感谢我,有的来指责我。感谢也好,指责也罢,我总是要接待,要见面,要解疑答问。其实我要说的都大同小异,所以一度我就像祥林嫂一样,不时**老调重弹**。

当中有一个人,来意有点暧昧,他既不是来感谢我,也不是来指责我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他不是来听我讲的,而是来对我讲的。他来自上海,姓潘,名向新,是个化学教授,年前刚从某大学退休,赋闲在家。他随意而来,却在我人生中留下了浓重一笔。

去年元月上旬,潘教授应邀来四川师范大学讲课,其间通过我朋友跟我联系上,并由我朋友做东,一起去郊外吃了一餐野菜宴。席间,教授谈理说文,妙语连珠,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他甚至把我和他的主业——小说和化学,两个南辕北辙的东西巧妙地连在一起,说:好的小说就是化学,对生活作化学处理;反之(差小说)则为物理,拘于事实,照搬生活。云云。对错姑且不论,但说法新奇,令人难忘。席间也谈起电视剧《暗算》,他说他刚看过,上海电视台正在播,每天三集,他跟着看了一道,后

来又买碟子将第三部《捕风者》重看一遍。以他的学养和智识，一个东西看上两遍，那东西基本上就成了他的，大小情节，包括细节，无不通透。他没有作好坏评价，只是问我这个故事有无出处，并恳请我实话实说。对一般人我不一定会如实招来，但对他这种智者，我担心**招摇撞骗**会被他识破，加上碍于朋友的情面关系，我不便妄言，只好如实相告。

坦率说，《暗算》第一部《听风者》和第二部《看风者》的故事，尚有一定原型，比如第一部里的瞎子阿炳，源于我家乡的一个傻子，他叫林海，四十岁还不会叫爹妈，生活不能自理，但他目力惊人，有特异禀赋，以至方圆几公里内，或千上万人的个性和家史，他都可能通过目测而知而晓，朗朗成诵。我所做的工作不过是**刺瞎**了他灵异的眼睛，让他的耳朵变得无比神奇。至于第三部《捕风者》的故事，真的，纯属虚构，如果一定要问出处，勉强有两个：一个是记忆中的老电影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，另一个是曾经在北京盛行一时的**杀人游戏**。两个东西其实是一回事，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寻找凶手，我甚至怀疑后者本身就源自前者。追根究底，是2001年，我们单位（成都电视台）要为建党八十年拍一部献礼片，让我写本子。我拉上好友何大草一起编了一个叫《地下的天空》的两集短剧，要说**创作灵感**就是电影《尼》，顶多是把故事**革命历史化**而已。两年后，我在鲁迅文学院读书，同学中风靡玩杀人游戏，我觉得很有趣，便激发了重写《地下的天空》的热情。《捕风者》的故事其实就是这样，是我借一个经典的套子，凭我擅长的逻辑推理能力和对谍报工作的感情，反反复复磨蹭出来的。

潘教授听罢，久久沉默着。我猜想，沉默不是说他无话可说，而是意味着他有重要的话要说。果然，他在沉默后娓娓道来，因为经过沉默——沉思默想，他说的话显得更具学养而富有穿透力。他这样对我说：

“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，更不可能有两个相同的故事，但

是……怎么说呢,你如果有兴趣,不妨听我给你讲一个故事,这绝对是真实的,历史上有记载。我不能说我的故事一定比你的精彩,但我相信你听了后一定会吃惊的。可以这么说,在你编织那个故事之前,上帝已经编过一道。我曾以为你是根据史料改头换面编了你的故事,仔细想来也不会,因为你恰恰是把史料中那些最精华、最出彩的东西丢掉了。对不起,请容我说一句冒犯你的话,我个人以为,你的手艺比上帝差多了。”

接下来,教授用半个小时跟我大致讲了他的故事,我听后简直惊呆了。毫无疑问,他讲的故事比我的精彩多了,精彩十倍!一百倍!!我当即要求他跟我详细讲一讲,他说最有资格讲它的是这个故事的当事人,他们好多人现在都还在世,包括他父亲。他说我如果确实感兴趣的话,可以跟他走一趟,他保证我一定不虚此行。

何止是**不虚**,简直是满载而归——我找到了《捕风者》故事的**原型**!欣喜的同时,我也称奇不已:一个凭空虚构的故事居然有原型!嗚,难怪有人要找我的小说对号入座。以前我一直觉得奇怪,我,一个几乎足不出户的人,只凭一时兴起胡思乱想出来的故事,为什么总有人来对号认领?现在我明白了,是因为**生活大于虚构**。虚构和生活的关系,我想,大概就如孙猴子的跟斗和如来佛的手掌心的关系,你翻吧,看你能翻到哪里去。

事后,我有理由相信潘教授对我不是随意而来的,他蓄意而来,并以他的方式达到了他的目的:让我来重塑捕风者的故事和形象。我不得不承认,与我虚构的故事相比,这个故事显然更复杂,更离奇而又更真实。潘教授的父亲潘老等五个人在半个世纪后,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,依然言之凿凿地向我提供了相同的内容,相同的程度犹同己出。这在我的经历中是第一次,是例外。所以,我也例外地对它的真实性有了足够的信任和坦然。

第一章

言归正传。

故事发生在 1941 年春夏之交，日伪时期，地点是素有天堂之誉的杭州，西子湖畔。

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。
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

西施够美的吧，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谁敢跟她媲美？西湖！苏东坡以诗告诉我们，西湖怎么着都是跟西施一样美丽动人的。

这是不是有点儿浪漫主义了？不，是真的，有山作证，有水为鉴。山是青山，灵秀扑面，烟雨凄迷，春来如兰，秋去如画。水是软水，风起微澜，月来满地，日来不醒。山山水水，细风软语，花情柳意，催产了多少诗词文章。举不胜举。汗牛充栋。若堆叠起来，又是一座孤山，墨香阵阵，锦色浓浓；赏析起来，都是脉脉含情的吟咏，恋恋不舍的相思，用完了雅词，唱尽了风月……都知道，上个世纪 40 年代，杭州城区尚无现今的五分之一大，但这座城市的魂——西湖，一点也不比现在小，湖里与周边的风景名胜也不比现在少多少，像著名的苏堤、白堤、断桥、西泠桥、望

仙桥、锦带桥、玉带桥、锁澜桥、三潭印月、平湖秋月、阮公墩、湖心亭，和西泠桥头的苏小小墓，清波门边的柳浪闻莺、钱王祠，孤山上的西泠印社、秋瑾墓、放鹤亭、楼外楼等，以及南边的白云庵、牡丹亭、净慈禅寺、报恩寺、观音洞，北边的保俶塔、双灵亭、岳庙、双灵洞、栖霞洞等。统而言之，即我们通常所谓的一山二月，二堤三塔，三竺六桥，九溪十八涧，在那时都有，日本佬来了也没有被吓跑。

鬼子在杭州城里扔了不少炸弹，据说现在钱塘江里还经常挖出当年鬼子扔下却没有开爆的炸弹，连制造商的商标都还在。炸弹像尸首一样从天上倒栽下来，没有开爆的都吓人，更何况大部分都是开了爆的。爆破声震天撼地地响，爆炸力劈天劈地地大，炸死炸伤的人畜无以计数，把杭州城里的人和动物都吓跑了。西湖和西湖里外的景点，如果能跑大概也会跑掉的，但它们不会跑，只好听天由命。西湖的命显然不错，上百架飞机，先后来炸了十几个批次，西湖像有神灵保佑一样，居然安然无恙，令人称奇。西湖周围的众多名胜古迹，也是受禄西湖，躲过大劫。唯有岳庙，也许是太远了，关照不到，挨了一点小炸。

从岳庙往保俶塔方向走，即现在的北山路一带，当时建有不少豪宅深院，当然都是有钱有势人家的。有钱有势的人消息总比平民百姓灵通，鬼子炸城前，这些人都准时跑了。日伪机构开张后，城里相对平静了，这些人又恰如其时地回来了。即使主人不回来，起码有用人回了来，帮主人看守家业，以免人去楼空，被新的日伪军政权贵霸占。其中有个傍山面湖的大院落，院主姓裘，曾经是一个经营高档色情服务业的大老板，自己没有回来，派回来的下人又迟了几周，即被临时张罗的日军维持会霸占，以后一直没有归还。后来汪伪政权成立之前，新组建的日伪华东剿匪总队接管了它，院里的几栋主要建筑都派了新用，像前院的三层主楼，做了司令部军官招待所兼寻欢场，男嫖女淫，肉欲滚滚。后边竹

林里的一排凹字形平房,做了招待所的办公地。再后面的两栋相对而立的小洋楼,西边的一栋成了首任伪司令官钱虎翼(人称钱狗尾)的私宅,东边的那栋做了他几个亲信、幕僚的公寓。1940年夏天的一夜,东西两栋楼里的所有人被悉数暗杀(传言是裘家后人干的,但凶手至今没有归案,难作定论),新任的伪司令官张一挺又把钱虎翼的亲信、保镖通通赶走了。

于是,两栋楼又人去楼空。

总以为,这么好的楼屋,一定会马上迎来新主,却是一直无人入住,也未派新用。究其原因,有权入住的,嫌它闹过血光之灾,不敢来住,胆敢来住的人又轮不上。就这样,两栋楼一直空闲着,直到快一年后,在春夏交替之际,一个月朗星疏的深更半夜,突然接踵而至来了两千人,分别住进了东西两楼。

二

来的两拨人,先来的一拨入住的是东楼,他们人多,有满满的一卡车。下了车,散在楼前的台地上,把台地都占满了。黑暗中难以清点人数,估计有十好几人。他们中多数是年轻士兵,有的荷枪,有的拎扛着什么仪器设备。领头的是一个微胖的矮个子,腰里别着手枪和短刀。他是伪总队司令部特务处参谋,姓张,名字不详。士兵们在来之前一定已领受了任务,下了车,等张参谋开了屋门,一挥手,拎扛着仪器什么的那一半人都拥到门前,鱼贯入屋;另一半荷枪者则原地不动,直到张参谋从屋里出来,才跟着他离开了东楼,消失在黑暗里。

约一个小时后,入住西楼的人也来了:第二拨。他们是五个人,三男两女,都是钱虎翼的老部下,伪军官。其中官职最高的是吴志国,此人曾是伪总队下属的第一剿匪大队(驻扎常州)大队长,负责肃查和打击活